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蝴蝶梦

Relecca

[英] 达夫妮·杜穆里埃 著
远方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蝴蝶梦

Rebecca

[英] 达夫妮·杜穆里埃 著

远方出版社



* A 1 0 6 0 1 3 3 *

责任编辑：戈弋 胡丽娟

封面设计：心网图文

封面画：庄艺文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蝴蝶梦

[英]达夫妮·杜穆里埃 著

诺亚 主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95-504-2/I·212 定价：750.00(单15:00元)

目 录

内容提要	(1)
作者简介	(2)
1. 初恋	(3)
2. 初到曼德利	(14)
3. 在吕蓓卡的房间里	(21)
4. 阿特丽斯夫妇来访	(32)
5. 与德温特先生发生争吵	(52)
6. 有关吕蓓卡的死	(60)
7. 打碎了小爱神瓷塑	(65)
8. 独自在家	(75)
9. 拜见老祖母	(84)
10. 化装舞会	(93)
11. 德温特先生失踪了	(98)
12. 与丹弗斯太太的可怕谈话	(104)
13. 德温特先生的秘密	(115)
14. 朱利安上校来到曼德利	(132)
15. 危机四伏	(140)
16. 不速之客	(145)

17. 丹弗斯太太的指控	(159)
18. 吉凶未卜	(165)
19. 到伦敦去	(172)
20. 结局	(179)

内 容 提 要

迈克西姆·德温特与一位出身贫寒的年轻姑娘相爱而结婚。婚后一同回到德温特的曼德利庄园。新婚的妻子觉得德温特已故的妻子吕蓓卡阴魂不散,无时无处不在,使她深感自卑,精神十分痛苦。在一次轮船搁浅事故中,潜水员发现海底轮船中吕蓓卡的尸体,德温特才向妻子说明事实真相。原来吕蓓卡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女人。德温特无法容忍,开枪杀死了她。尸体被发现后,经官方讯问,判断为自杀,但吕蓓卡的表兄费弗尔怀疑她是被德温特杀死的,趁机敲诈。最后由伦敦的一位医生证明,吕蓓卡患不治之症,可以作为吕蓓卡自杀的动机。

当德温特夫妇驱车返回庄园时,却见曼德利火光冲天。火灾是怎样引起的,书中没有说明。读者大致可以判断是吕蓓卡的忠实仆人、阴险的女管家丹弗斯太太放的火。

A1060137

作者简介

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 1907 - 1990), 英国作家。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

她出生于艺术家家庭, 是英国著名演员杰拉尔德·杜穆里埃的第二个女儿, 丈夫是菲德里克·白朗宁将军。她长期住在英国西南部大西洋沿岸的康沃尔郡, 喜好驾驶游艇出海, 在乡村田野间漫步, 她的不少作品都以此郡为背景。

1931 年她发表第一部小说《可爱的精灵》后, 陆续写过十多部长篇小说、两个剧本以及许多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蝴蝶梦》原名《吕蓓卡》, 是达夫妮·杜穆里埃的成名作, 发表于 1938 年, 已被译成 20 多种文字, 并被改编搬上银幕, 该片上映以来久盛不衰。

达夫妮·杜穆里埃的小说大多情节曲折, 刻划细腻, 往往带有神秘、感伤色彩。

1. 初 恋

昨天夜里，我梦见又回到了曼德利。我仿佛是从那扇大铁门进去的。如今车道像条狭窄的带子，石砌路面长满荒草。有时，我以为小道已到尽头，它却又从倒在地上的树底下钻了出来，或从冬雨积成的泥泞小沟那头出现了。树木已新抽低枝，挡住我的去路。突然我又来到住宅前面，站在那里，心怦怦地跳，两眼满含热泪。

这就是曼德利，我们的曼德利，还是那样神秘而幽静。灰白色的砖石在梦境的月光里闪闪发亮。时光的流逝，丝毫无损于围墙的完美，也无损于宅邸本身，它宛如托在掌心的一颗宝石。草地斜伸，直达海边，月光下一片银色的海水，寂然无波，犹如风平浪静时的湖面。

我又转身面向宅邸。我发现，花园也跟树林子一样，完全荒芜了。到处杂草丛生。可是月光能给人们千万奇异的幻觉，甚至对梦中人也不例外。当我平静地站在那里时，竟断定宅子不是一座空壳，它还是像从前那样，有生命，能呼吸。窗户里透出灯光，窗帘在夜风中微微飘拂；书房的门还像我们离开时那样半开着；我的手绢还留在桌子上那盆秋花的旁边。

随后，一朵乌云盖住月亮，好像一只黑手遮住了脸庞。奇异的感觉过去了，我又看到一座空壳，它对往事缄默不语。我们的

忧虑和苦难早已消失了。醒着的时候想到曼德利,我不再感到辛酸。要是我能在那儿无忧无虑地生活,我就会以通常的态度来看待它了。我就会记起夏日的花园、园中的鸟语、树底下的茶点,从下方岸边传来的阵阵海涛声。我会想到幸福谷树丛中盛开的鲜花。这些事物永远不会褪色,这些回忆也不会令人伤感。我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梦中,因为像大多数梦中人一样,我知道自己在做梦。

事实上,我在遥远的异国土地上,躺在一家小旅馆的简陋的卧室里,很快就会清醒过来。我会在床上躺一会儿,伸伸腰,翻个身,迷茫地看看那炽热的太阳,和冷漠洁净的天空,这同我梦中柔和的月色是多么不同。白昼在等待着我们俩,它是漫长的,却充满着某种我们从未体会过的珍贵的平静和安宁。我们不会去谈曼德利,我也不会讲我的梦境。因为曼德利已不再为我们所有。曼德利已不复存在了。

我们永远也回不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往事记忆犹新,但是我俩之间毫无隐秘,分享一切。尽管这个小旅馆单调乏味,伙食欠佳,日复一日,天天如此。然而沉闷胜于忧虑。我们按老习惯生活。午茶的内容一成不变,总是每人两片涂黄油的面包,还有一杯中国茶。在外人眼里,我们这对夫妇一定刻板得很,死抱着在英国养成的积习不放。小阳台很干净,经过几个世纪阳光的洗晒,变得洁白却又毫无特色。站在这儿,我又想起曼德利午后四时半的情景;先把藏书室壁炉前的桌子拉出,房门准时打开,接着就是千篇一律的放置茶具的那套程序:银质的托盘、茶壶,雪白的桌布。杰斯珀耷拉着大耳朵,对端进来的糕点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架势。每天总有许多食物放在我俩面前,但我们吃得极少。

现在我看见那种滴着奶油的煎饼,小块松脆的尖角吐司,刚出炉的薄片面包;那种不知什么东西做成的三明治,散发着一说不出来的香味,闻得叫人觉得愉快;那种非常特别的姜饼;那种放在嘴里即刻融化的蛋糕;还有与之成双配对的成分较浓的水果蛋糕,上面缀满果皮和葡萄干。这些食物,够挨饿的一家人受用一个星期。我从不知道这一桌子东西是怎么处理的。暴殄天物有时使我于心不安。

但我就是不敢开口问问丹弗斯太太,她怎么处置这一桌食物。要是我问了,她一定会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情望着我,嘴角挂着那种充满优越感的、使人浑身发冷的隐笑。我想她一定还会说:“德温特夫人在世时,可从来不抱怨什么的。”这位丹弗斯太太如今在干什么呢?还有那个费弗尔。我记得,正是丹弗斯太太脸上的那种表情,使我第一次感到局促不安。直觉告诉我:“她在拿我与吕蓓卡相比呢。”接着一个魔影就像利剑似地插到我俩中间来了……

每逢我忆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总要站在阳台上去看看景色,松一口气。这儿的阳光耀眼夺目,没有一丝阴影偷偷潜来将它遮掩。石砌的葡萄园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紫茉莉花染着尘埃,泛出白色。也许有一天我会深情地看待这一切,目前它还未使我产生爱慕之情,却给了我足够的自信。自信是我十分珍视的品格,当然在这一生中,我的自信心来得未免太晚了。我想,最终使我一扫怯懦的因素,是他毕竟依靠着我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摆脱了我的自卑、胆寒和怯生的羞态,与初次乘车去曼德利时相比,已经判若两人:那时候,我充满着急切的希望,处处为极度的笨拙所掣肘,还拼命想取悦于人。我所以会给丹弗斯太太之流留下那么恶劣的印象,自然是因为我举止失当。在吕蓓卡

之后,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我可以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形象:一头平直的短发,稚嫩而不施脂粉的脸蛋,衣裙均不合身,还穿着我自己裁制的短褂,像个羞怯失措的小姐儿,跟在范·霍珀夫人的后面。她总是领着我去吃午饭,她那五短身材在摇晃的高跟鞋上很难保持住平衡;那件过分俗艳的折边短外套,衬托出她肥大的胸部和扭摆的臂部;还有那顶新帽子,上面插一支其大无比的羽毛,歪斜地覆在脑袋上,露出一大片前额,光秃秃犹如小学生裤子的膝盖部。她一手拎个大提包,就是人们放护照、约会录和桥牌得分册的那类手提包;另一只手总是玩弄着那副永不离身的长柄眼镜——他人私生活的大敌。她总是走向餐厅角落临窗处的一张桌子,那桌子通常总由她占坐。她把夹鼻眼镜举到自己猪似的小眼睛前,左右巡视一番,然后就让眼镜听其自然地落下,悬在黑缎带上,再发一通表示厌烦的感叹:“知名人物一个也没有!我要对经理说去,他们必须削减我的旅馆费。他们不想一想我到这儿来干什么的,难道是专来看那些茶房的不成?”接着她就把侍者召到身边,说话的声音尖利而继续,像把锯子撕裂着空气。

今天我们进膳的小饭馆,同蒙特卡洛“蔚蓝海岸”旅馆富丽豪华的大餐厅相比,真是大相径庭;拿我眼下的伴侣与范·霍珀夫人相比,更有天壤之别:他这会儿正用那双稳健的、长相很美的手,沉静而有条不紊地剥着一只柑桔,时而又抬起头来朝我莞尔一笑;而那位范·霍珀夫人则是用戴着珠宝戒指的圆滚滚手指,不住地在自己堆满五香碎肉卷的盘子里东翻西扒,还不时疑神疑鬼地朝我的盘子瞄一眼,怕我的口福比她好。其实她根本用不着操这份心,因为侍者凭着干这一行的不可思议的敏感,早就觉察到我是她的下人,地位微贱,于是给我端来一盘火腿拼

猪舌,这盘茶大概是哪位顾客嫌切割得不成样子,半小时前退还到冷食柜去的。侍仆们的那种嫌弃态度,还有那种明显的不耐烦,也真有点怪。我记得有一回同范·霍珀夫人住在乡下,那客店的女佣对我胆怯的铃声从不理会,我的鞋子也不给拿来,而冰冷的早茶总是像垃圾似的堆在我的卧室门外。在“蔚蓝海岸”情形也一样,只是没有这么过分罢了。但有时故意的冷淡竟变成了恼人的无礼嘻笑,以致从旅馆接待员那儿买张邮票简直是活受罪,巴不得能躲开才好。那时,我一定显得年幼无知,自己当时也深深感觉到这一点。一个人要是太敏感,太不识世故,一些其实很平常的言词,也会从中辨出许多影射和挖苦的意思来。

那盘火腿拼猪舌,至今仍历历在目,它们被切成楔形块儿,于巴巴的没有卤汁,一点也引不起食欲。但我没有勇气拒绝这个拼盘。

我们一声不响地吃着,因为范·霍珀太太就餐时除了饭菜外,什么也不想。这时我发现挨着我们的那张空了三天的桌子,又被人占用了。侍者领班正引着一个客人进来。范·霍珀太太放下餐叉盯着他看,两只猪眼睛忽然激动得闪闪发光,她探身跟我说话,嗓门稍稍高了些。

“这是迈克斯·德温待,”她说,“这个人是曼德利庄园的主人。你当然听说过罗。他面带病容,是吗?听人说,他自从妻子死后,还没恢复过来呢!”

她的好奇心简直像是一种病态。起初,我十分震惊,并常常为此窘得手足无措。人们在她背后窃笑,见她走进屋子就忙不迭溜走,甚至匆匆躲进楼上走廊里的侍者专用门,避之唯恐不及。每逢这种时候,我就好比一个代人受过的小厮,非得承担主人的全部痛苦不可。多年以来,她一直是“蔚蓝海岸”旅馆的常

客,除了爱玩桥牌,还有一种目前在蒙特卡洛已臭名远扬的打发时光的消遣,那就是把有地位的旅客强攀为自己的朋友,尽管这些人她只在邮局里远远见过一面。她总能想出什么办法来作一番自我介绍,而在猎物还没有觉察到危险之前,她这儿已经提出正式邀请,要对方到她房间来作客了。进攻的时候,她采用的方法倒也别致:直截了当,而且乘人不备;所以,对方很少有机会逃脱。在旅馆休息室里,在接待室和通向餐厅走道的中途,她老是占着一张非她莫属的沙发。午饭和晚饭后。她总在那儿喝咖啡,这样,所有进出的客人都得经过她面前。有时她还把我用作勾引猎物的诱饵,派我捎个口信到休息室那头去,要不就打发我去借书报,或是打听某家铺子或其他什么别的地址;这样,突然间就会发现一个双方都认识的朋友。我是极厌恶这类差使的。有名望的人似乎都得供她饱餐一顿,就像卧床的病人要别人一匙一匙地喂果子冻一样。她最喜欢找有头衔的名人,不过其他人,只要相片见过报,她也爱结交。还有那些名字曾在报纸闲话栏里出现过的人物,作家、艺术家、演员之类的三教九流,甚至他们之中十分不像样的角色,只要她曾在书报上读到过他们的事,她都想招讪。

我还记得,她在那个令人难忘的下午,盘算着如何发动进攻的情景,就仿佛只是昨天发生的事。她突然转过脸对我说:“快上楼去把我外甥的那封信抵出来,就是有照片的那封。马上拿来给我。”

我知道她已拟订了计划。我真希望有勇气先去警告那位陌生人。可是当我返回餐厅的时候,她并不在等我;他竟然已经坐在她的身旁了。我把信给了她,一句话也没说。他立刻站起来。

“德温特先生同我们一起喝咖啡，你去向招待再要一杯来，”她说，口气漫不经心，足以让他知道我的地位。她的意思是，我年轻，无足轻重，他们谈话时不必把我算一份。所以，我看到他仍然站着，是他向侍者做了个手势时，不免感到奇怪。

“恐怕我不能同意，”他对她说，“是你们二位同我一起喝咖啡。”还没等我明白时怎么回事，他已经坐在我通常坐的那张椅子上，我便坐到范·霍珀太太身边。

有一会儿，她显得不大高兴。然后探身向前，手里拿着那封信。

“你知道，你一进来我就认出你了，”她说，“我心想：‘噢！这不是比利的朋友德温特先生吗？我一定要把比利和他妻子的照片给你看看。’瞧！这不就是。在棕榈海滩洗海水澡。比利狂热地迷恋着她。当然，比利在举行那次宴会时，还没有遇见她呢。就是在那个宴会上我初次见到您。不过，我敢说，您一定不记得我这样一个老太婆了吧？”

“不，我清楚地记得您，”他说，“不过我对棕榈海滩可不怎么喜欢。那类事情从未引起我的兴趣。”

范·霍珀太太纵声大笑说：“要是比利有一个像曼德利那样的家，他也不会去棕榈海滩游逛的。”她停了停，期待着他报以微笑，可是他只顾抽烟，似乎有点不自在。

“当然，我看过曼德利的照片，”她说，“漂亮极了。我记得比利曾告诉我说，曼德利的美胜过所有其他大庄园。我不明白您怎么舍得离开它。”

他的沉默使人难受，要是别人，早就看出来，可是她还是笨拙地喋喋不休。

“自然罗，你们英国人对家庭的态度全是一样的，”她的嗓门

儿越来越大。“你们不想因为你们的家而显得骄傲。曼德利不是有一间大厅，其中有许多珍贵的藏画吗？”

我想，他觉察到了我处境为难，很不舒服，因为他从椅子上欠身跟我说话，声音亲切温和，问我是否再要点咖啡，当我摇头谢绝时，我觉得他仍然盯着我看，神情有点困惑。

“您为什么上这儿来了？”范·霍珀太太继续发问。“您不是这里的常客，您打算干点什么呢？”

“我还没有打定主意，”他说：“我离家时相当匆忙。”

他自己的话一定触动了某些回忆，他又显得不自在了。她毫不注意，继续絮叨着，“自然，您一定会怀恋曼德利。西部乡村在春天一定令人心旷神怡。”

“是的，”他简短地回答道，“那是曼德利最美的时候。”

直到一个侍者来找范·霍珀太太，才给了他一个告辞的机会。他立刻站起身来，挪开椅子，说：“别让我耽误了您的事。”

“能够这样遇见您真是太愉快了，德温特先生。我希望我还能再见到您，您有时间一定得来喝上一杯。明天晚上有一两个客人来看我，您也来吧！”我转过脸去，不愿意看他为设法推辞而寻找借口。

“非常抱歉，”他说，“明天我可能要到索斯佩尔去，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

她只好无可奈何地到此罢休，他便抽身走开了。

第二天早晨，范·霍珀太太醒来后，喉咙痛，有点发烧。医生让她躺在床上休息。护士来后，我便愉快地走开了，提前去吃午饭——比平时早了半个多小时。我料想餐厅一定是空荡荡的，果然是这样，但我们的邻桌已经有人了。这出乎意料之外，我以

为他到索斯佩尔去了呢。我已经穿过了半个餐厅,不好再退回去。我可没有应付这种局面的经验,要是年长几岁,教养不同些,该多好。我目不斜视地向我们那张桌子走去。刚一坐下,就把花瓶碰翻了。水顺着桌布流到腿上。侍者在餐厅的另一头,没有看见,邻桌的客人马上走到跟前来。

“你可不能坐在湿漉漉的桌布旁吃饭,”他简短地说,“你会吃不好的。快起来吧!”他动手去擦水,这时侍者赶紧过来帮忙。

“在我桌上摆两副刀叉,”他说,“小姐同我共进午餐。”

“喔!不!”我说,“这可不好。”

“为什么?”

我想找个借口。我知道他不想同我一起吃饭。他不过是出于礼貌而已。

“过来,坐下吧。要是不愿意,我们不一定要说话。”

他坐下,若无其事地继续吃饭。我知道,我们两个可以就这样一句话也不说地吃完这顿饭,而毫无难堪之感。

“你那位朋友,”他终于说话了,“年龄比你大得多。你认识她很久了吗?”

“其实她并不是朋友,”我告诉他说,“她是我的雇主,她正在训练我成为人们称之为伴侣的角色,她付给我工资。”

“我倒不知道伴侣还能花钱买,”他说:“叫起来真怪。你和她没有多少共同点,为什么干这一行呢?你没有亲人吗?”

“没有——他们都去世了。”

“你知道,”他说,“在这点上我们是相同的,你和我。我们俩在世上都是孤独的。对了,我还有一个姐姐,但不常见面;还有一个老祖母,我一年去看望两三次。但她们都不是伴侣。嗯,依我看,您跟范·霍珀太太一起到这儿来是个大错误。你生来就不

是干这种事的人。一来你还年轻……。好吧，到楼上去戴个帽子，我把汽车开过来。”

那天下午，我完全沉浸在幸福里，当时的心境至今记忆犹新。我仿佛还能看见那天下午挂着缕缕绒毛云的天空和卷起白浪的大海；我仿佛重又感到轻风拂面，听到我自己的以及他应和的笑声。蒙特卡洛不再是我熟识的赌城，也许是因为这地方终于给我带来了一些愉快，散发出某种迄今未有的诱惑力。

在这以前，我一定是以呆滞的目光去看这座城市的。在港口，船上的彩色纸条迎风荡漾飞舞，气象万千；码头上，快活的水手满脸堆笑，就像海风一样活泼调皮。

我们驾车驶过那条游艇，因为游艇归公爵所有，范·霍珀夫人才另眼相看。我们朝游艇上那块闪亮的青铜名牌嘲弄地捻响手指，接着对视一眼，又大笑一阵。

我还记得那套歪歪扭扭不合身的法兰绒衣裙，仿佛今天还披在身上让我出丑。那条裙子因为穿得更久，比上衣轻薄得多；还有那顶寒酸的女帽，帽滑过于宽阔，脚下那双低眼皮鞋，只有一条皮带作为襻扣；另外，我那双下人的手还紧抓着一副齐臂的长手套。

当时的我，模样从未这般幼稚可笑，而内心却又感到前所未有的成熟。范·霍珀夫人和她的流行性感冒对我来说不复存在；什么桥牌，什么鸡尾酒会，也都给忘得一干二净；与此同时，我也忘了自己微贱的下人身分。

初恋的狂热不会发生第二次，狂热给我带来快乐，同时也是痛苦——不管诗人是怎么说的。一个未经世事的人是多么容易在感情上受到创伤啊！

关于蒙特卡洛的许多事我都忘了：早晨我们驾车去兜风，去